

卷下

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

隣克公用

嗣法

子文

編

示華藏明首座

住江寧府天寧

書名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二卷 南宋刊本
 撰者 宋 圓悟克勤 撰
 卷 卷下
 內容分類 子 釋家 諸宗
 索書號 貴重-82
 編號 AX1001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X1001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8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二卷 南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書名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二卷 南宋刊本
撰者 宋 圓悟克勤 撰
卷 卷下
內容分類 子 釋家 諸宗
索書號 貴重 82
編號 AX1001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X1001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8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二卷 南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住田上之清藏書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佛果園悟真覺社師心

卷下

陳克公

嗣法

子文

編

示胡回書悟性勸善文

人人腳跟下本有此段大光明虛徹靈通謂之本地
風光生佛未具圓融無際在自己方寸中為四大五
蘊之主初無汚染本性凝寂但為妄想倏起翳障之
束於六根六塵為根塵相對黏膩執著取一切境界
生一切妄念汨沒生死塵勞不得解脫是故諸佛祖
師悟此真源洞達根本憫諸沉淪起大悲心出興于
世正為此耳達磨西來教外別行亦為此耳只貴大
根利智回光返照於心

月五七

此心

能生一切世出世間法長時日定方寸孤迥迥活潑
鱗纔生心動念即昧卻此本明也如今要直截易透
但放教身心空勞勞地虛而靈寂而照內忘已見外
絕纖塵內外洞然唯一真實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
味觸法皆依他建立他能透脫超越得如許萬緣而
如許萬緣初無定相唯仗此光轉變苟言得此一片
田地及則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便能隨所作爲
皆是透頂透底大解脫金剛正體也要須先悟了此
心然後修一切善豈不見白樂天問鳥窠如何是道
窠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道得窠
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一老翁行不得故應探過上

要修行如目足相資若能不作諸惡精修衆善只持
五戒十善之人亦可不論墜何況先悟妙明真心
堅固正躬然後隨力修行作諸善行金心人不迷
因果知地獄天堂一日皆自本心作我當平持此心無
我人無愛憎無取捨無得失漸漸長養三十二
年逢須達境界得不退轉到生死之際自然備給無
諸怖畏所謂理須頓悟更要漸修才見國子傅傳唯
以世智辯聰於佛祖言教中一連換奇妙語句以資譚
柄這能還解此非不見也應當棄捨冥靜坐忘緣
解脫這到徹處玲瓏於自家無價無盡宝藏中運出
何有不自真者哉却須先悟了本來明見即心即佛

心跡離諸妄緣備然澄淨然後奉行一切衆善起大
悲饒益有情隨所作為皆是平等無我無著妙智顯
發通徹本財善行豈不妙哉所以道但辨肯心必不
相賤此語為則莫嫌遲晚珍重

示張宣機學士

從上天達之士尊傳密提此最上独脫一著子極為
省要唯務利根上智祝應相投直下領曉死時有如
許般次向上向下理性玄妙正偏主賓語言作用統
生解會即被霸勤更無自由是故本心作策終
不止人釣釣流人圈圈唯自洞明照平胸次不啻毫髮
超然孤高不于萬法為侶不于千生為侶脫白露淨

湛然虛凝至極涉緣應祝如老劍輪如聚猛火亦可
近傍語默有無動靜彼我一併截斷是故道末後下
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得已謂之一句
謂之正位謂之頂門謂之金剛王繞得此意歷落通
透情塵意想見解勝智自然銷融時中寬廣獲大
自在以此修身行己定安國安邦澤及生民位望轉
隆心術愈正而能不居其功不有其德萬世一時萬
年一念十方猶自擊手造化握掌中只是分持物回天易
地納須弥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豈難為哉既已
深諦更資淘煉使將有力量而不勞神泰然天定豈
止窮此坐書未來際因不資此遇同道同證不舉而

知不言而契此置而勿論可也傳曰如來有密語如
葉不覆藏獨迦葉能不覆藏迺所以為密爾

示同龕居士傳申之

學士大夫相見多論理性差近根本即廣知見該涉
玄妙通天之際會同三教為通儒以之著述歟
名異世頗顧踐履立節退聽修賢業有至言淺要
涉獵以資談柄尚口好勝用伏同列增長我見昨昨
曰雖賢於拍盲不知信向任自己單見淺聞而生毀此言
昧果迷回墮又流俗者然此之真寔匪心雲已刻若
退步忘懷契證脚踏實地透根座絕伎倆爾古為
傳如維摩大士給孤長者之流克證道果超世出世

只如唐朝裴相國陸且大夫陳操尚書王敬常侍
襄陽李習之鄭愚章甫莫不悉心體究盡平生得受
用我宋尤洞明出沒窮深極奧楊大年內翰李駙馬
都尉便可與龐居士並驅蓋具大力量在仕路不捨
宰官游方之外提佛祖巴鼻鉗鎚世人操同事攝向
鴛鴦行中出作方面與大宗師為內外護豈非夙昔
承靈山記蒞發百劫千生煉磨願行而闡如是機緣
耶近世佛法雖澆漓而衣冠貴胄深信者極夥殊有
古風要是前三流中相半儻有志乎此段須攀上上
大機勿作中下體度則超凡出塵得大解脫為不難
唯是專一久長逢境界惡緣直截撥斷所謂假使鐵

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李渤拾遺出守九江與拭眼歸宗相值一面投契一日驀問教中道芥子納須彌豈有是理耶歸宗云人傳公爲李萬卷是不對曰然宗云觀公身不滿三尺萬卷書甚處著李即領旨此豈可與著相執情守見者論量哉要是因指見月忘筌鼎得魚兔者根器乃可以不守方便窠窟爾直下舉便知落處然後顓脫到七通八達之地顯大受用矣

韓文公問大顓愈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請師下言顓只據坐公罔然是時三平侍立即無禪床一下云侍郎和尚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文公大喜曰禪師

佛法峭峻愈卻於侍者處有箇入處利根種性一撥便轉看他師資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言之處發揮非韓公俊快安能領略所謂揮斤者斂手亦須受斤者有不動之質然後二俱入妙不然則成一場漏逗爾觀此那假日日入室朝朝咨參是故昔人隔江招扇渠便橫趨而領今恁麼形紙墨廼知而故犯也

示黃聲叔

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子細點檢已是涉水拖泥況其餘周遮則通人分上宜乎峭絕豈容紛拏蓋此箇獨許灑灑落落雖電卷星馳未免蹉過只恁麼舉覺過犯彌天如未相逢未舉意時直下領略存乎其

人不可更教形文彩作知解去也珍重珍重

示曾待制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天下參問以爲模範作異解者極多唯直透不依倚不作知見便能痛領纔有毫髮見刺則黑漫漫地豈不見法眼舉問覺鐵嘴趙州有箇庭前柏樹子話是不覺云和尚莫謗先師先師無此語但恁麼體究便是古人直截處也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者云一物不將來未審放下箇什麼州云看你放下不嚴陽遂大悟後來南禪師有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爲知己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但試自頻舉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驀然便省也不難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此又直截省要也無事慮心靜慮且下鈍工夫只管舉看久之當自有入處

示呂學士

初祖達磨到梁見武帝合下只用箇頂顙上一著子而武帝不薦使人到今扼腕後來多少人汨泥汨水去它腳迹尋卜度作百千異解要且不曾夢見只是機緣上生機緣見解上起知解所以道劍去遠矣爾

方刻舟當時能截斷箇胡漢則不到帶累人處所謂知恩方解報恩且作麼生截得它斷

寄蜀守蘇仲虎

大法本平常在利根精敏寬通不作聰明了之爲易入每患知見太多遂汨此源轉窮轉遠莫能透徹若一切平心心亦了不可得泯然自盡則本性圓明混成不假造作截流深證無過與不及處乃造天真機要所謂著手心頭便判是也日用之間常令成現豈不泰定哉古人悟心悟此心也發機發此機也自可萬世不移只守閑閑地超然獨得更無對待若有對待則成兩立便有彼我得失莫能卻踞實地更進一步一法不立然後恬安明見本來人去卻會中物喪卻目前機脫體安穩永離退轉得無所畏方便可以拯濟群靈政須長久相續無間乃善

示黃太尉鈴轄

此道幽邃極於天地未形生佛未分湛然凝寂爲萬化之本初非有無不落塵緣煒煒燁燁莫測涯際無真可真無妙可妙超然居意象之表無物可以比倫是故至人獨證穎脫泯然淨盡徹此淵源以方便力直下單提接最上機不立階級所以謂之宗乘教外別行以一印印定遂撥轉關捩不容擬議至於拈花微笑投針舉拂植杖抵几瞬目揚眉悉出窠窟理道

語言路布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瞥然迅急萬變千化
曾無依倚透頂透底截斷籠羅只許俊流不論惜底
正要具殺人不眨眼氣槩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
然後特達絕死出生超凡入聖蘊遠見高識居常不
露鋒鋷等閑突出則驚群動衆蓋深根固蒂覲破威
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與即今日用無異無別既能行
持有力堪任重致遠得大自在從三祇爲一念徧七
日作一劫猶是小小作用况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
於芥中乃家常茶飯爾昔裴相國得旨於黃檗揚大
年受印於廣慧維摩手搏妙喜界龐老一口吸西江
豈難事哉唯直領此大因緣而已既有此道之基本

時中能不聽人處分略操勇猛向應酬指呼之際著
眼運快機利智轉一切萬有回自己掌握舒卷縱擒
則與上來大達抱道蘊德踐履純熟之士豈有異耶
但使源源相續無間斷便是長生路上快活人也祖
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
無憂纔於轉變處得幽深之旨向流動時徹見本性
超出二邊不居中道安可更存違順憂喜愛憎今聖
礙自受用哉以心傳心以性印性如水入水似金博
金樂易平常無爲無事遇境逢緣不消一剎德山行
棒臨濟用喝雲門睦州風旋電轉何遠之有唯不徇
情轉蓋色騎聲超今越古向百草顛頭快行劒刃上

事所以道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鳥窠吹布
毛俱脰一指頭趙州三喫茶禾山四打鼓雲門須彌
山洞山麻三斤鎔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
一味不出至微至奧無上道妙矣嚴陽尊者問趙州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復徵旣一物不將
來教其放下箇什麼州云看你放不下渠即大悟豈
不是靈利解言下返照直截透徹忘懷絕念大解脫
根源踴著本地風光契合本來面目以此一句證卻
則千句萬句根塵俱謝默契心宗便非他物後來便
伏毒蛇降猛虎顯不可思議靈驗豈不爲殊特哉

送雷公達教授

靈山釋迦文百萬億賢聖會集龍象如林皆起群越
衆大器大根可以迎風投契隔嶽隔海領略豈止聞
一知十舉毛塵徹見至微至隱底蘊亘乎未明先見
不遺毫髮及至拈花獨金色頭陀微笑黃面老廼開
懷展手了不覆藏便道吾有正法眼涅槃心分付之
令善護持厥後果的傳二十八世雅當開證初祖到
今流通真規不墜是時文殊普賢彌勒金剛藏觀世
音悉拱默聽之何也嘗鞠其至趣蓋當授受之際豈
不慎許可而然哉雖以眼照眼以聖繼聖羽翰步驟
體裁莫不絕去蹊徑唯單提獨用向上一著子寔千
聖不傳之妙萬靈景仰之宗出格越情絕凡脫聖輝

天焯地耀古騰今是故歷二千年渾如目擊只阿難
詢由來謂金欄之外別示何法迦葉遽呼待渠應諾
即云倒卻門前刹竿著此與向來拈花微笑何所異
同則綿綿聯聯初無二致傳燈錄寶林傳所載靡不
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所以達磨唱云直指人心教外
別行故不忝爾瀉山云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
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堦塹著破布百衲頭髻
髻腳踉蹌稠人中看之不直半分文驀地打徹翻卻
無量生業識種子向百不知百不會處信口道信手
拈不知有底如鴨聽雷只取得眼後來捷頭便領千
萬衆若固有之往往大有道宗

心皆是至如

長機

居貴勢作卿相如裴相國陳操尚書白樂天王常侍
本朝楊大年文公李都尉駙馬驚群敵聖信徹見透
受用無盡學皆稟奇謀異見不蹈襲世間而圖出世
間津梁迺如此山僧所稟寡昧偶憤發欲攀躋先哲
所造詣殊無過人作略但操守久之以微有信因不
善晦出而爲人蹉跎四十餘載每遇傑出英才必傾
倒羅列隨所向任機緣專一唯在箇中撥轉一句一
言透頂透底明于聖頂上得大自在解脫力用而已
果能有濟度盡大地群靈舉而置之安樂無爲無事
穩密之地則與迦文金色下至六代祖唐宋大達將
相豈有異耶源深流長根牢蒂固不妄許與迺爲真

實諦當英靈豪俊解脫大士也

巨濟了然朝奉

根腳下各具此段惟宿植深厚之士於世諦緣輕有
力量能自擺撥長時退步孤蓮獨照潔清三業端坐
參究妙省明脫向自己分上離見絕情壁立萬仞放
舍無始劫來深習惡覺摧碎我山枯竭愛見直下承
當千聖莫能移易萬象不可覆藏輝天焯地乃佛乃
祖直指妙嚴清淨本有金剛正體向百匝千重不能
辨別處著得眼八縱七橫了無分割處下得刃機出
物先言超意表灑灑落落湛湛澄澄轉變自由力用
活脫於從上來克證上流同得同用無異無別等閑

地只守靜默初不露鋒鋷似箇癡兀人隨緣放曠飢
餐渴飲與常時無以異所謂不驚群動衆密密顯用
發大機久之到純熟安閑穩實之地更有甚閑東破
西煩惱生死可拘束得是故古之有道宿德令人既
脫根塵當弘密印三二十年做冷寂寂地工夫纔
有纖毫知見解路隨即掃拂亦不留掃拂之迹撒手
那邊全身放下硬糾糾地得大快活唯恐知有如是
作略知則禍事也始是真實踐履也不見王老師趙
州洞山投子皆贅重無心境界實欲後學也與麼去
若呈機關語舌辯慧知解正是染污心田卒未能可
以入流靈山拈花少林面壁多少人穿鑿不依本分

殊不知將口頭聲色捫摸作用大似刺腦入膠盆若是俊流他應不爾已能探討必意其遠者大者到結交頭驗諦實所以得底人雪鼻涕亦無工夫且道他向甚處行履將知教外單傳不是造次承當望空搏邈一一透頂透底蓋天蓋地如師子兒游戲自在軒豁時直是軒豁綿密處直是綿密雖只是一段腳跟到究竟須自著精采乃為實頭受用

示張仲友宣教

要探蹟此箇大因緣惟利根上智終較省力然須用作一段緊要事常時靜卻已見使胸中脫然回光觀攝內外虛寂湛然疑照到一念不生處徹透淵源脩

然自得體若虛空莫窮邊量亘古亘今萬象籠羅不住凡聖拘礙不得淨裸裸赤灑灑謂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一得永得盡未來際更有甚生死可為滯礙至於小小得失是非榮枯寂亂直下截斷把得住作得主長養將去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只是切忌起見作承當便落彼我必生愛憎不能脫灑也此箇無心境界無念真宗要猛利人方能著實祖師西來只是直指人心令人見性成佛既明信入此心信得及萬緣放下常令曾次空勞勞地此長養聖胎入真正修行也

若確實未有箇諦當處時中逢境遇緣即紛紛擾擾

易得隨一切物轉長隨在生死纏縛中應須快著精彩但念無常以生死爲大事向逐日用之中行時行時看取坐時坐時看取著衣時著衣時看取喫飯時喫飯時看取直下腳跟有個發明處深信此大事因緣從空劫那邊以至父母未生前合下圓明朗照只如即今日用之中又何曾虧欠一處透得千處百處無遺所謂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則一塵纔舉大地全收遍法界都盧是箇自己更向何處著眼耳鼻舌身意軒知無二無別如水入水如金博金真如如實際大解脫也

昔于頔相公裴休相國杰朝楊億內翰李遵明太尉皆稟利根種智長與方外老宿辦心參究悉有契證不失爲賢達蓋根性非於一世薰炙也于公見紫玉問佛紫玉呼渠應喏玉云只這是裴公問黃蘗高僧蘗云更莫別求楊大年參透廣慧老有頌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喚作狗擬欲翻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李都尉見石門大悟有頌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拌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四公所謂豈有異耶但發明心地直透本根既爾諦實隨所作用無別道理也

五祖老師常問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

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畢竟心在什麼處山僧常時示參衆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若體究得畢竟心落處即領略得一口吸盡西江水纔生異見起一念疑心即沒交涉也要須放下諸緣雜知雜解令淨盡到無計較處慕爾得入即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也

示德文居士

樸實頭腳跟著地修行淨意是大便宜所謂說得一文不如行取一尺然見性悟理情念俱捐曾次廓然一切相融徹虛通然後透頂透底物我一如生與死齊佛與衆生等至於動靜語默觸處逢原舉一毫一塵靡不該收然後日用之中如踞地師子誰敢當前乃一相一行得徧行三昧根機既脫一出無心纔有纖微悉皆截斷方是向上人行履所以古老貴參玄之士先悟妙心行無修之修證無證之證不用向外馳求只自回光便了不見古人投機隔江招扇倒卻刹竿豎指吹毛見桃花聞擊竹皆是契證處佛法豈有許多來正要絕伎倆當陽便承當即是安樂修證之地也

示興祖居士

脫虛妄纏縛破生死窠窟第一要根器猛利軒豁次

辦長久不退之心。俾力量洪深。境界廣闊。緣境括不動。而以佛祖大法印定本心。此心乃真淨明妙。卓然獨存。虛空世界有成壞。此段初無改移。直下專一操存。探究令透頂透底。物我一如。徹下通上。只箇金剛正體。了了無毫髮遺漏。瑩徹玲瓏。萬年一念初終。未全抵死擺撥。日近日親。然來線去。養得純熟。向二六時一切境中。著著有出塵之意。出身之路。持清淨戒而無執戒之念。浩浩修行而不存功用。一往不留蹤跡。自然與古來得道之士同儔。是故耆宿論悟入修證。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正要人作。無間道中工夫也。況生死事大。多少人臘月三十日。腳忙手亂。大率在平

時安穩。一往塵浮。隨塵緣轉了。逗到時節到來。臨渴掘井。豈做得辦也。人生一世。不早回頭。百劫千生等閑蹉過。今既知有此段。只在堅固向前。損諸知見。撥棄妄緣。長教習中灑灑落落。無一塵事。或妄想起急須撥置。令脩然無住。本性常明明。亦不取凜凜。如吹毛劍。誰敢當鋒。一切語言道斷。心行處滅。要行即行。要住即住。聖凡亦不屬。豈不是了事。凡夫耶。所以從上來人。誨示訓導。唯務無心。非無真心。但無一切淨穢依倚。分別知解執著之心耳。此發心學道。悟入修行方便次第也。

示超然居士

趙提刑

曹山辭悟本問向甚處去云不變異處去復徵云不變異豈有去也荅云去亦不變異自非踟躇著實處安能透徹如此豈以語言機思所可測量哉蓋履踐深極到無滲漏之致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絕去來要須攀上流造詣至真諦實淵奧闡域打辦自己拔白露淨無絲毫意想墮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氣息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花發大機起大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抵牾於生死界自己未能度安可度人維摩大士不住金粟

入酒肆姪坊作大解脫佛事

示魏學士

覲面相呈即時分付了也若是利根一言契證已早郎當何況形紙墨涉言詮作路布轉更懸遠然此段大緣人人具足但向己求勿從它覓蓋自己心無相虛閑靜密鎮長印定六根四大光吞群象若心境雙寂雙忘絕知見離解會直下透徹即是佛心此外更無一法是故祖師西來只言直指人心教外別行單傳正印不立文字語句要人當下休歇去若生心動念認物認見弄精魂著窠窟即沒交涉也石霜道休去歇去直教唇皮上醭生去一條白練去一念萬年

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但信此語依而行之
放教身心如土木如石塊到不覺不知不變動處靠
教絕氣息絕籠羅一念不生驀地歡喜如暗得燈如
貧得寶四大五蘊輕安似去重擔身心豁然明白照
了諸相猶如空花了不可得此本來面目現本地風
光露一道清虛便是自己放身舍命安閑無爲快樂
之地千經萬論只說此前聖後聖作用方便妙門只
指此如將鑰匙開寶藏鎖門既得開觸目遇緣萬別
千差無非是自己本分合有底珍奇信手拈來皆可
受用謂之一得永得盡未來際於無得而得得亦非
得乃真得也若不如是便落有證有得相似般若

卻不究竟也既豁然達得此根本分明然後起力
用正好修行二六時中孜孜履踐不取一法不捨一
法當處圓融處處是三昧塵塵是祖師而不留勝解
之心專行無人無我平等一相大道奉戒持齋精修
三業令純淨無染滴水滴凍乃至六度萬行一一圓
通發大機啓大用展轉令一切人信此參此悟此須
行解相應慎勿作撥無因果莽莽蕩蕩魔邪見解纔
作此即謗般若卻招惡報去所以佛祖垂教謂之清
淨明誨當須依此正因然後當證妙果所有一生力
量正要透脫死生若一念圓證念念修行以無修而
修無作而作煉磨將去於一切境不執不著不被善

惡業緣縛得大解脫到百年後翛然獨脫前程明朗
劫劫生生不迷自己便是千了百當此皆顯不落言
詮玄妙機境之致應當冥心體究俾透徹塵勞證清
淨妙果

示嘉仲賢良

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此諦實之
言也但心真則人俱真是故祖師惟直指人心俾見
性成佛然此心雖人人具足從無始來清淨無染初
不取著寂照凝然了無能所十成圓陀陀地只緣不
守自性妄動一念遂起無邊知見漂流諸有根腳下
恒常佩此本光未嘗曖昧而於根塵枉受纏縛若能

蘊宿根遇諸佛祖師直截指示處便倒底脫卻臟腑
衲襖赤條條淨裸裸直下承當不從外來不從內出
當下廓然明證此性更說甚人佛心如紅爐上著一
點雪何處更有如許多忉怛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
語句惟許最上乘根器如飄疾雷電激星飛脫體契
證截生死流破無明殼了無疑惑直下頓明二六時
中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豈假厭喧求靜棄彼
取此一真一切真一了一切了總萬有於心源握權
機於方外而應物現形無法不圓何有於我哉要須
先定自己落著立處既硬糾糾地自然風行草偃所
以王老師十八上便解作活計香林四十年乃成一

片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只在當人善自看風使帆念
念相續心心不住向此長生路上行履即與佛祖同
德同體同作同證况百里之政併在手頭安民利物
即是自安萬化同此一機千差並此一照盡利塵法
界可以融通何況人佛無異耶

示方清老

老達磨來自竺乾豈嘗持一物及游梁歷魏面壁少
林無人識渠獨可祖効勤立雪斷臂始略垂慈由此
即心若謂無言從何而入如謂有言向伊道甚將知
須是箇人始十分領略乃無滲漏所以入此門來要
尋根器猛利能疾速棄捨從前知見解路使曾次空
勞勞不留毫髮洞照虛凝言思路絕直契本源泯然
無際自得本有無得妙致方號信及見徹猶有無量
無邊難測難量大機大用在儻留此能所墮在緣塵
則卒急未便相應是故古德勸令直下休去歇去此
段譬如快鷹鷂梢雲突白迷風背箐掀騰直截不容
擬議苟或躊躇乃蹉過也其爲教外別行從可知矣
既有志於是請放下著觀體承當一切成現則初祖
不曾來自己亦無得

示李宜父

此道最徑要不出一言而此言非佛口所宣非諸祖
所道若謂即心非心即佛非佛則刻舟守株了無交

涉若嘿識此言豈墮唇吻赴塊之流遂妄卜度以爲
瞬揚舉動未夢見在殊不知從上來體裁步驟且不
是作聰明立知見論權實照用境界抑不得已遂按
下雲頭棒喝交馳星飛電擊俊底聊聞即知落處且
畢竟是那一言莫是栢樹子須彌山露親瞎普錯俱
見知麼莫是擔板漢勘破了喫茶去珍重敢保老兄
未徹在歇去參堂去麼並是依草附木精魅有底道
是也祖師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便是錯認定
盤星也直須待桶底子脫如睡夢覺大徹大悟然後
可以承當此言也

示韓通判

透脫要旨唯在歇心此心知見生即轉遠直下歇到
無心之地虛閑寂靜雖萬變千轉非外非中了不相
干自然騰騰任運照應無方便可以使得十二時用
得一切法根本廓然不形彼我愛憎得失去來所謂
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示張國太

此段大因緣乃佛乃祖特行獨唱接上乘人利根明
敏之士要超情離見覺機關活卓卓地透漏未舉先
請未言先領纔有朕兆一剪剪斷直下不明他事終
不向意根下尋思要須打辦精神當陽承當擔負如
太虛日輪無幽不燭所以從上古德到單提處不容

毫髮編撥將去使淨裸裸赤灑灑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鄆獨脫超昇自由自在去是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出沒縱擒不在窠臼至於言語機用一時坐斷聖凡路絕得失情遣到大休歇場更喚什麼作生死曾次等閑照亦不立遇緣即宗拈得出來蓋天蓋地據慈悲方便落草商量正要令利根人撥去妄緣惡覺知見徹空空處處空空亦不存心如太虛森羅萬象無不包含印定頭頭處處得大解脫乃名了事底人亦尚未當得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千聖密傳處豈止壁立萬仞隔千里萬里盡大地拈來未有一塵許謂之大用現前三二十年長養純熟便

契證也

即心即佛已是八字打開非心非佛重向當陽點破不尋其言一直便透方見古人赤心片片若也踟躕當面蹉過也

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多少徑截省要何不便與麼承當更入它語言中則永不透脫多見學者只麼卜度下語要求合頭此豈是透生死見解要透生死除非心地開通此箇公案乃是開心地鑰匙子也只要明了言外領旨始到無疑之地

昔修山主要見地藏自陳此番來見和尚經涉許多

山川極是辛苦地藏指云許多山川與汝也不惡渠
便桶底子脫去似此豈假多言道途之間也須保任
始得

示張子固

大道無方惟是利根種性一聞千悟不從外起不自
內得脫然如湯消冰初無得喪蓋此生佛未分已前
廓徹明妙了無依倚卓然獨存但以一念逐緣背此
真體遂生如許不相應事業熠熠地飄流無暫停息
取境既熟心源混濁習以爲常見聞皆不出聲色只
以迷妄自縛及至體究大解脫渺渺茫茫莫知涯際
識浪滔滔未嘗暫住故無由造入而復有宿昔薰

片善喜樂諦信要求其片乃是上善逗到伏膺參叩
卻黑漫漫地無它只是拋離久不純熟乃爾如今要
直截承當但辦著身心冥然叩寂喪卻心機一如土
木待渠時節到來條然自桶底子脫契此本光了此
湛湛澄澄不變不動清淨無爲妙淨明性固蒂深根
到金剛堅固正體全身擔荷得行然後方可萬別千
差悉歸一致動與靜一如心與境俱合則一明一切
明了一了一切了舉箇須彌山道箇庭前栢樹子一切
機境豈從他發至於行棒下喝擎拄輓毬無不一一
印定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自然泰定安閑得休歇處
更疑什麼要用使用要道便道遇飯喫飯遇茶喫茶

契平常心不起佛見法見佛見法見尚乃不起何況起造業心發不善意終不作此態度撥無因果由是得坐披衣調衛降伏與無心相應乃是究竟落著之地永嘉道但自懷中解垢衣巖頭道只守閑閑地雲居道處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曹山道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它一滴謂之長養聖胎謂之染污即不得直須放下卻從前作解一切淨穢二邊之像行住坐卧悉心體究乃自著底力非從它人所授乃是從上古德捷徑也

示元賓

佛祖大因緣非名字語言知見解路作聰明起思惟所了要忘懷忘緣外空言相內脫識情退守清虛安閑澄徹洞然超諸方便直透本來妙心亘古亘今湛然不動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永無滲漏諦當之地一得永得無有變異乃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此如上所說尚是理論以言遣言以理會理令人漸有趣向從前爲入理蹊徑拖泥涉水廉纖之論及至真實提掇何有如是周遮是故靈山拈花迦葉乃笑是中豈可容毫髮說底道理要須透頂透底盡大千剎海一舉便透悉知落處方諳悉從上來所行正令德山棒臨濟喝豈小兒戲耶若具本分作家手段不須一劄所以龐老問石頭馬祖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

人石頭掩其口而馬師道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
向你道豈二端耶鞠其至趣同是入泥入水安可高
下淺深之到箇裏直須知有既知有更須轉去始得
切忌守死語墮窠窟纔有一毫芒能所作用玄妙理
性見刺刺人卒未撥剔得下作麼生透脫死生證安
樂無爲不動境界去古人重履踐一門得坐披衣向
後自看是也切須管帶使得力乃善

古賢達具大根器能自證明又能力行之喚做作工
夫長時只觀自己起心動念纔有非是即及令淨盡
終不用作一種事業資談柄期勝於人而伏人長知
見作能作勝圖聲名實須只爲死生大事百劫千生

不昧不陷墜古來大有不惜眉毛人指山處雲

觀體全真臨際坐斷報化佛頭德山無事於心於心
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巖頭只守閑閑地一切時中
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趙州道我見百千箇漢子
只是覓作佛底中間覓箇無心道人難得但熟味其
言休心履踐它時異日逢境遇緣乃得力也要當慎
護勿令滲漏乃祕訣也

裴相國見黃檗言下有契證更爲發揮傳心祕要再
三叮嚀無限量慈悲于迪襄陽參紫玉一喚便回頭
重爲指黑風飄船見墮羅刹國方得渙然自古士流
肯重此事廢寢忘餐直下見諦者不勝數皆由當人

根力智見高明爽快然後能訪尋決擇今既與古為儔尤宜力行不退圖深證深入勿只尚口頭語言必使心心不觸物頭頭無處所始得

此道貴單提獨證與祖佛向上機契合高出心源如擊石火閃電光不容擬議尋伺直下便透不落意根情想以至說理說性於機境語句中作窠窟立解會遞互傳持說唯心融地水火風以虛空為量喚作透根塵下事只成理論不出教家三乘五性權立階梯返成鈍置當須了取未有佛祖已前箇片田地從甚處來纔有纖毫有所得乃是相似般若應深辨別勿有塵機到臘月三十日理也不了割不斷

惶終亂悔不可及也五哲老師常示學徒參照

終時禪此非小事設使聰明辯惠八達十通纖洪理論絲來線去不出識學詮文正是打骨董究竟無截斷處所以從上古德大有道宗師與利根上智奇特之士如陸宣大夫王敬常侍裴相國甘贄道人陳操尚書崔群李翱杜鴻漸龐老李勃于頔本朝楊內翰太年李附馬諸人莫不探賾體究八面玲瓏有腳踏實地處而能作人所難作行人所難行為內外護於大法海中津濟帳樣不虛出南閤浮提一遭古人既爾今豈只守尋常不以自己死生大事及洪持道妙為至要放令諸塵緣境牽惹纏縛名言句數籠羅無

出格之作向上眼目大解脫機為可惜大丈夫漢已
能打破面皮參請應須通身是眼照破幻緣金剛寶
劍截斷愛網雖在士流現宰官身筆頭上好作方便
指揮處好行祖令使一切聞見皆知因果俱識起倒
便是與古為儔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咄不可只
管落草開眼作夢也須向頂額上施展始得

示曾少尹

佛祖妙道唯在各人根本上實不出本淨妙明無為
無事心矣雖久存誠未能諦實蓋無始聰利智性多
作為而汨之但教此心令虛閑寂靜悠久世甚如

不繼易必有大安隱快樂之期所患者作易不
而向外覓作聰明也殊不知本有之性如金剛堅固
鎮長只在未曾斯須間斷若消歇久驀地如桶底子
脫自然安樂也若求善知識廣要持論則轉遠矣惟
是猛利根性猛自割斷猛自棄捨當有證入自知之
矣既知之後知亦不立始造真淨境界以公道契之
外故強言之可照之區域之表也

示蔣待制

此段事天人群生至於佛祖皆承威力但以群靈雖
蘊此而冥昧枉受沉溺佛祖達此而超證迷悟雖殊
其不思議一也是故佛祖開示直指莫不令一切含

靈各各獨了自己本來圓具清淨妙明真心更不留
如許塵勞妄想計念知見直向五蘊身田回光返照
湛寂如如摩爾承當明見此正性此性即心此心即
性浩浩作為應在六根門頭千變萬化初不搖動故
號常住本源若達此本力用所作無不透徹須是截
流而證若踟躕動念則沒交涉也唯是當人根性素
來純靜深沉為最易為力只略返照一透便可證入
古人謂此為無盡藏亦名如意珠亦號金剛寶劍要
深具信根信此不從他得行住坐卧凝神寂照淨保
保地無間無斷自然諸見不生契此正體不生不滅
非有非無無實無虛離名離相即是當人也

來面目也古德所以揚眉瞬目拈槌豎拂行村行
唱微言妙句百千億方便無不令人向此透脫一纔
透得便深徹源棄卻敲門瓦子了無毫髮當情三十
二十年於中履踐截斷路布葛藤閑機破境翛然無
心乃安樂之歇場也所以道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
了時無了時

摩竭掩室毗耶杜詞人皆以為極致殊未薦見渠腳
指頭在大人大見大智大用豈拘格量哉直是痛的
的地恨不兩手分付那論淺深得失彼我現量紛紜
和泥合水耶且如佛未出世祖師未來世界未成虛
空未現向甚處捫摸要須喪卻機心死卻知見脫去

世智辯聰放下直如枯木朽株相似驀地體得到絕
氣息處淡然忘懷萬年一念將養保衛久久純熟子
細返觀便諳得摩竭淨名來脉也

趙州臨示寂封一柄拂子送與鎮府大王云此是老
僧一生用不盡底原其高識遠見豈令人滯於相執
於言縛於葛藤耶唯直了證則活鱗鱗有出群作略
乃能擔負如水入水似金博金也

襄陽郡將王常侍參潞山大圓得旨一日有僧從潞
山來常侍問山頭老漢有何言句僧云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潞山豎起拂常侍云山中如何領解僧
云山中商較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令便會著甚

死急汝速回去待有書與老師偕馳書回潞山此

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潞山呵呵大笑云誰知吾
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云也只未在潞山云子又作
麼生仰山於地上畫一圓相書箇日字以腳抹之而
去看他得底人步驟趣向豈守窠窟則箇裏若善觀
其變則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則有自由分既有自
由分則不隨他去也既不隨他去何往而不自得哉
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待稍撥剔了
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然一往久在塵事中
只以塵勞爲務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
事更待撥卻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

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是塵勞之外別有此一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放大寶光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為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卻念靜卻心凡所指呼作為一番作為一番再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箇甚物作為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皆是何待撥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火宅之中便化成清淨無為清涼大道場也法華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及坐卧常在於其中

示寧禪人

死生之變亦大矣衲僧家坐斷報化佛頭才立纖知見直下透脫要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死死生生生死死打成一片不見毫末起滅輪轉所以道任是千聖出頭來終是向渠影中現試問渠正體作何形段須知空劫已前由他建立至於窮華藏浮幢王刹盡未來際亦因他成就若是上根利智脫卻無始劫來虛妄染污聖凡情量向腳根下猛省直透棄捨一切依倚聞見覺知色聲味觸如紅鑪上著點雪灑然淨盡無量珍寶於中運出無邊勝相於中顯現亦於本心初無彼我是非勝負欣厭便與本來無二無別更喚甚作生死喚甚作小大冥然岑寂得大安穩始

知從來不曾喪失亦不欠少豈不見石頭問藥山汝
在此作什麼山云一物不爲頭云恁麼則閑坐去也
山云閑坐則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什麼山云
千聖亦不識石頭乃有頌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
將只麼行自古上賢尤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看渠
師資踐履趣向如此可不是本分事耶旣圖參問宜
乎追慕使古風不墜乃自己行腳事辦也

示勝上人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若達大道
體寬廓然同太虛空放懷曠蕩觸處皆真不拘限量
有何難易信手拈來蓋天盖地含育十虛而不作相
若纔作毫毛知見解礙則墮知見究徹不及返三狐
疑所以此道唯務大根利器直下承當脫然惺悟便
休更不作限量知見萬別千差一劒截斷等閑不立
勝負惟務退藏似兀如癡孤運獨照融通泐合密密
綿綿佛眼亦覷不見况乎魔外長養成就自然有入
心入髓之功便於根塵違順死生亦咬得斷終不疑
著此乃無心無爲無事大解脫境界旣然圖欲預此
勝流當須切切孜孜放下身心體究一句一機一境
上發明悟入無量無數作用公案一時穿透纔拈得
來更不放過便與截斷豈不快哉

示琛上人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不妨省力如今參問之士性識昏昧只管去語言上咬至了不奈何下梢無合殺遂滿肚懷疑多作異見異解蹉卻本分事殊不知不在言語上又不在事物邊如擊石火閃電光略露風規纔擬承當早落二三也若要直截應須退步就已歇卻狂心使知見解礙都盧淨盡時節緣熟瞥然明證亦不為難似恁說話早葛藤了也且作死馬醫會當有趣入處但一則公案上透頂透底信得及到無疑之地餉間千種萬端改頭換面長句短句多句少句有句無句一時透脫豈有兩種也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得永尋家自寶藏運自家財受用豈有窮極也不見德山在龍潭吹紙燭豁然瞥地便道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後來住山打風打雨不妨性燥但恁麼參但恁麼證恁麼用辦取肯心必不相賺

示英上人

道妙至簡至易誠哉是言未達其源者以謂至淵至奧在空劫已前混沌未分天地未成立杳冥恍惚不可窮不可究不可詰唯聖人能證能知是故誠其言不識其歸趣安可以語此事哉殊不知人人根腳下圓成只日用之中淨裸裸地被一切機徧一切處無幽不燭無時不用但以背馳既久強生枝節不肯自

信一向外覓所以轉覓轉遠是故達磨西來唯言直指人心而已此心即平常無事之心天機自張無拘無執靡住靡著與天地齊德日月合明鬼神同吉凶無容立毫髮見刺唯蕩然大通契合無心無爲無事若立纖芥能所彼我即隔礙永不通透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無明殼子裏證得實性餉間無明全體一時發揮幻化空身窠窟中見法身餉間空身全體都盧瑩徹第恐於無明空身中作爲立見則沒交涉也既透此正體無明空身無別發明則一切萬有大地山河明暗色空四聖六凡皆非外物真實諦當則二六時中大方無外何處不有自己放下身心處豈不見古者道塵勞之儔爲如來種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然後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等閑喫飯著衣即是大機大用則行棒行喝百千作爲機境豈更疑著若達此自腳跟下至簡至易道妙無量法門一時開現透脫生死成勝妙果豈有難哉

示圓上人

古來有志之士既圓頂相即超方訪道誠不以一身使虛來閭浮提打一遭所以刻意息心擇真正具頂門宗眼知識放下複子靠取成辦觀其跂步真龍象也今既蘊趣向大因緣之志要當盡形壽專一堅確忘餐廢寢不憚辛勤効勞忍苦若體究之攸久自有

信入處耳況此一段因緣自己分上元本圓成未嘗
欠闕與佛祖無殊但以起知作見強生節目情執虛
僞不能直下實證若宿植根性敏利一念不生頓超
二十五有圓證自己本有如如妙性更不生毫髮許
能所彼我廓然大達聖凡平等彼我如如是佛更不
覓佛於心初不求心佛心無二所至現成二六時中
更不落虛僞便乃腳踏實地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
己家財隨所發機悉超宗格透得真實活潑潑地雖
遇德山臨濟雲門玄沙施難測難量妙機不消一答
所謂多虛不如少實但今最初發心猛利不移相續
到敬且下憂自己道業不辦大丈夫兒須了卻向

上大機大用安穩快樂始是泊頭時切勿小了切勿
久遠業業競競自然得豈不解脫去

示照禪人

石鞏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人為甚不
全去蓋是中豈可容如此何故不見道向上一路千
聖不傳若體得不傳之意則盡底裏直言此事無你
用心機處無你湊泊存坐處是故從上來唯是特唱
直指要人格外玄悟不拖泥水不墮塵緣所以道他
上流聊聞舉著剔起便行萬機收他不著千聖籠羅
他不住要如是參究證入要如是提撥舉唱豈論憎
底箇箇須眼似流星殺人不眨眼始得相應若踟躕

凝佇則蹉卻千萬了也有此一至寶之地乃可以建立萬差儻真實到恁處終不捏怪作相畫樣起摸只守閑閑尚不可得至於立已透脫爲物解黏去縛無不皆是踞地時節臨濟道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直下坐斷報化佛頭據此垂示既坐報化佛向上更有箇甚豈是世間麁想所度要須打拚從前妄想計較執著情塵勝劣見解明辨性理終非本分一刀截卻直得脫然自得如毫末許盡十方界塵無不包攝全作用是佛祖全佛祖是作用一棒一喝一句一機並無窠窟一切以實證印之如靈藥點鐵成金無不皆從我轉既久參問多作知見解路三三三聞終片

實事須一歇。一切歇了。一切了見。山_ニニ_ニ面目_ヲ達_ス。此本地風光。然後作爲一切成現。不假心力。如風偃草。雖山林城市。亦無二種。喚作把得住。作得主。權衡含生命脉。在自手中。隨心意作。何判斷。便謂之無用。道豈非至要至妙安穩大解脫哉。

上入

祖師門下本分提綱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已是涉廉
纖了也何況言上生言機上生機窮考許多一堆擔
葛藤汙卻心由有甚了期此事若在言句機境上盡
被聰明解會浮根虛識者如學事業一般連將去了
也豈更論發悟見性耶釋迦佛一周出現無窮奇特

勝妙尚只道曲爲時緣至末梢始密付此印達磨老
師少林九年冷坐獨有可祖承當得故謂之教外別
行單傳心印只如此印且如何傳莫是揚眉瞬目麼
莫是舉拂敲床麼莫是拗無言說只以行住動用麼
莫是摠不與麼便承當麼莫是向上向下面前背後
別有奇特麼莫是道理論性深入淵源麼似此正如
掉棒打月有甚交涉將知非世間鹿浮淺識所料要
須如龍象蹴蹋直拔超昇大徹大證始得一等參請
須教透去莫只守住窠窟不唯自賊亦乃累人所以
從上來作家宗師仰重此一段不輕分付不輕印可
不見永嘉等心骨碎身未亡則一句

百億

祕魔平生尸素一木杓見人便道甚
甚魔魅教你行腳道得也杓下死道不得也杓下死
原其一場豈是虛設蓋入草求人爾若是知有底豈
有多端纔涉紛紜即千里萬里也跳得金剛圈吞得
栗棘蓬自然知落處

此宗省要唯是休意休心直令如枯木朽株冷湫湫
地根塵不偶動靜絕對根腳下空勞勞無安排存坐
它處脫然虛凝所謂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至於
應物隨緣不生異見只據現定一機一境悉是坐斷
更說甚麼棒喝照用權實一擬便透唯我能知更無
餘事長時如此履踐何憂本分事不辦耶

示祖上人

如祖上人自德山來久以此段爲務見蔣山佛果何曾有兩種佛法若擔帶來是納敗闕不擔帶來須知轉身處始得如今時衲子到處叢林有宗匠莫不咨參然求一實證到本分田地得大休大歇安穩之場實難其人大丈夫兒已能是拋鄉離井在本分尊宿身邊又能効勤戮力作種種緣皆非分外亦足以不昧行腳然至諦實要須知有從上來事且從上來列祖相承至於德山臨濟行棒行喝作千萬種方便至竟要人何爲應須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了無疑礙尚未稱從上人事道家相逢不結

了石人頁

不可向卷子

指東事西去也只此上是漏逗了也

歸德山舉似堂頭看它如何爲你證據

示宴禪人

歸宗有僧來別宗云你但去東裝臨行來爲沒說一上佛法其僧如言及至再上方丈歸宗云時寒塗中善爲歸宗滿許渠說佛法其僧虛心欲聞所未聞而歸宗乃爾須知它古德於此事綿密無間若喚作佛法早是中毒藥也晏師來別不欲蹈古人腳迹也亦未免從頭起

示從大師

住筠州黃檗山

衲僧家具眼行腳須知有本宗向上鉗鎚透頂透底

淨僂僂不立階梯直截超昇無纖毫隔礙大解脫金剛主印向萬機盤錯千聖交羅百億端緒撥不開處遂令受用使著著有出身之要頭頭脫絕塵之迹僂通身是眼底徧界羅籠不住底把斷放行不漏毫髮底龍馳虎驟電轉風旋底摸索不著等閑蕩蕩地似兀如癡豈更做會禪面觜到處釘闔機關詮注語句貼肉著骨論量向上向下有事無事埋沒宗風所以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且道他得箇甚道理若有針鋒許有無得失我見我解則刺卻命根須知如猛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如金剛劍擬之則喪身失命列祖出興只是持箇一段空立萬仞呀具大根器不受人瞞直下脫卻向來依倚明暗兩收放得下信得及活鱖鱖無窠臼廓然及得淨盡承當擔荷得從上來佛祖共證底於脫透生死破塵破的豈為難事乃可謂之真正本分衲子既有志於是宜悉圖之

示祖禪人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二祖禮拜達磨傳心豈有他哉箭鋒相拄也當其神契理御非言思所測唯知有向上宗風者證之雖千萬億載猶旦莫也是故乃佛乃祖求之初不草草要是純剛打就利根上智然後提其要擊其節如膠投漆舉一明三阿轆轤地無窠窟絕滲漏底始可首肯更應淘汰煉到盤錯交加人所

不能窮詰辨別處綽綽然有餘當受用時浸淫露手
段有超宗越格不傍師旨獨出曾襟壁立千仞驚群
敵勝方堪付授法既不輕道亦尊嚴所謂源深流長
也從上古德動盡平生或三二十載靠箇入處期徹
頭徹尾去志既有立用心堅確是以成就得來擲地
金聲大丈夫兒攀上景仰不得不然彼既能爾我豈
不能耶況透脫死生窮未來際一得永得當深固根
本根本既固枝葉不得不鬱茂但於一切時令常在
勿使走作湛湛澄澄吞燂群象四大六根皆家具爾
況知見語言解會耶一時到底放下到至實平常大
安穩處了無纖芥可得只恁隨處輕安真無心道人
也保住此無心究竟佛亦不存喚甚作衆生菩提亦
不立喚甚作煩惱翛然永脫應時納祐遇飯喫飯遇
茶喫茶縱處闌闌如山林初無二種見假使致之蓮
華座上亦不生忻抑之九泉之下亦不起厭隨處建
立又是贏得邊事何有於我哉大迦葉云法法本來
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古人得旨之後多深藏不欲人知恐生事也抑不得
已被人捉出亦不牢讓蓋無心矣至於垂慈示方便
亦只隨家豐儉如俱胝一指打地唯打地祕魔擎杓
無業莫妄想降魔舞笏初不拘格轍勝負見務人各
知歸休歇不起見刺向鬼窟裏弄精魂卓卓叮嚀到

脫體安穩之地乃妙旨也

靈利漢腳跟須知點地脊梁要硬似鐵游人間世幻視萬緣把住作主不徇人情截斷人我脫去知解直下以見性成佛直指妙心爲階梯及至作用應緣不落窠臼辦一片長久守寂淡身心於塵勞透脫去乃善之又善者也

示諸上人

道本無言法本無生以無言言顯不生法更無第二頭纔擬追捕已蹉過也是故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只貴言外體取機外薦取自非上上機器何能驀爾便承當得然有志於是者豈計程限要須立處孤危辦

得一刀兩段猛利身心放下褻子靠著箇似咬猪狗惡手段底盡情將從前學解路布黏皮貼肉知見一倒打疊卻使曾次空勞勞地已私不露一物不爲便能徹底契證與從上來不移易毫髮許直得如此更知有向上超師作略始得所以古者問佛向上答非佛又答方便呼爲佛則見性成佛乃筌筌爾是中云何指東畫西直須密契自能將護方得灑灑落落更說甚證涅槃契生死皆增語也雖然只小僧恁麼道也未可取爲極則始免佛病祖病大丈夫漢圖心要參豈可立限劑耶但辦卻深信一往向前未有不腳蹋實地者日新日新日日損日損日損退步

到底便是也至了是亦不立此正是作工夫處

示揚州僧正淨慧大師

箇事唯憑作者通不論千里自同風聞名十載今相遇拈起金圈栗棘蓬維揚僧正淨慧大師宗公得得渡江由鍾阜迂訪標誠爲自己大因緣專請小參因說此偈塞其誠意蓋淨慧生平修持甚清緊其宿福緣所集如佛在世時須菩提室中寶藏充溢根性敏明殊無繫著了得失皆儻來物耳操心唯務究此一段相見雖暫爾而堅確深至矻矻孜孜因副所期爲發其蘊祖師諸佛單傳顯示不出人人腳根下本有之性唯取凡器界根塵止體歷劫以來曾未間斷但以各人人妄想緣塵翳障若發起本根大力量勇猛操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直下明信此心明見此體寬若太虛明如果日不分能所不作限量透頂透底直下徹證便透得即心即佛無別有心是佛無別有佛淨倮倮虛妙明通全無依倚如人打開無盡寶藏其中所有無不皆是自己珍財日用之中徧界不藏併入無念無心休歇境界所謂一句了然超百億箇間千般萬種千句萬句豈更差別耶如今要省力但知息卻妄緣疑情淨盡處便是自己透生死處只此便是金圈栗棘應須直下領取

示覺禪人

佛祖宗乘唯務直截如香象渡河勢須徹底若稍踟躕則千里萬里沒交涉是故從上古德行棒行喝機境處參如擊石火閃電光略露風規已是拖泥帶水落草了也豈更論量淺深得失偏圓事理解會明知是土上加泥所以俊流佩最上乘即似千日並照無幽不燭纔見入門未舉目搖唇已先覩透心肝五臟蓋本分手段初無造作只貴快自承當別起便行可以籠罩古今十方坐斷萬世千劫不移易絲毫許儻未能如是頓超亦須先自擺脫根塵妄緣以至淨妙殊勝理道待空豁豁地如桶脫底曾次蕩然疑情盡去勝解俱忘自然根本洞明與從上來同得同證曾無間斷乃是入理之門悟中之則終不向觸體前見神見鬼認影認光墮在窠窟求出處不得只如古人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道麻三斤又道鋸解秤鎚萬別千差若直下領略豈有二致所以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只這明了也須斬作三段始得方入無事無為履踐諦當處耳

示自禪人

初發心人性識勇猛忘餐廢寢專誠堅確為可喜況春秋鼎盛不戀鄉井溫煖依清高雅衆體究此一段大因緣是誠宿有大根器然更宜日慎一日業業兢

競直下脫灑滴水滴凍蹈規循矩既以為道之心代
衆持盍不為不好事業要須居三家村裏亦如稠人
廣衆所謂自作一叢林也袖疏投刺見人折節恭謹
於日用中當自參取萬境萬緣皆為自己入路一塵
中透脫徧界皆是大寶藏發此蘊奧八萬塵勞皆八
萬波羅密轉物歸己隨處了心並為作工夫處是故
古德道山僧為汝發機卻有限不如他山河大地一
切音聲及自己心念所起乃文殊普賢觀世音妙門
豈不見寶壽作緣化於鬧市見二人相爭傍人解勸
你得恁無面目渠便桶底脫去後來出世打風打雨
但一心初心專一不移將來自一七通八達到無疑
之地自可超佛越祖透脫生死乃餘事耳

示有禪人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誠哉是言纔有揀擇即生心心
既生即彼我愛憎順違取捨愜然而作其趣至道不
亦遠乎至道之要唯在息心心既息則萬緣休罷寧
同太虛了然無寄是真解脫豈有難哉是故古德蘊
利根種智者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快自擔當更無回
互如大梅即佛即心龍牙洞水逆流鳥窠吹布毛俱
抵豎一指皆是直截根源更無依倚脫卻知見解礙
不拘淨穢二邊超證無上真宗履踐無為無作今時
學道既有志性當宜勉旃與古為儔心期證徹到腳

蹋實地處動用全歸本際千聖不可籠羅解會併亡
得失俱脫乃是無欲無依真正自在自由道人 also 到
此豈更論難之與易哉則無難無易亦了不可得也
衲僧家句裏出身蓋提持向上機於無句中出句於
無身中現身言語道斷心行處絕等閑蕩蕩地放曠
寬閑纔有機緣即蓋天蓋地所謂密密綿綿無間無
隔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是以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
覷不見直得恁麼行履自然超諸三昧

古人以無爲無事爲極致蓋其心源澄淨虛融灑落
真實踐履到此境界然亦終不住滯於此直得如盤
走珠如珠走盤豈是死煞頓住得底所以道雖是死

地解弄也活

長慶道暉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酌然若非
獨脫安能知有此段信知須是恁麼人知有恁麼事
僧問曹山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山云肯即
是如何是起山云起也明眼人透見更不別求只這
片田地不妨嶮峻時直嶮峻平坦時直平坦立地也
不可明得坐地也不可明得

古人得意之後向深巖僻洞茅茨石室大休大歇放
懷履踐忘名棄利與世不相關涉作自己成辦然後
隨緣不出則已及至一出必驚群伏衆蓋源深流長
也今既未能入深山窮谷但只依本分守淡靜如箇

百不知百不會底人隨處守見成得安穩亦乃忘機之本也

示月禪人

昔曹山別悟本問向甚處去山云不變異處去本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山云去亦不變異悟本領之蓋其透得綿密無間隔得大安穩無所不通是故機路灑落千人萬人籠羅不住至於發言直截了無疑滯若曾次稍有解會隨處執著則豈能句下便恁剪斷善體此意真不變異雖千生萬劫亦只如如頭緒紛然一一當陽皆無變異豈非得如空際太定耶所以道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縱由則去亦不變異之旨明矣

釋迦老子道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將知徹佛知見淵源無不皆實履踐到實處凡所舉止悉不落虛一一透頂透底邁古超今求其形相毫末了不可得極其諦當則喫飯著衣四威儀中全體成現要須保任鄭重如獲至寶將護長養便得大力量以之度世利物靡所不堪方為佛子不辜釋迦老子苦口謂之知恩報恩也

示本禪人

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游涅槃路此蓋不與萬法為侶之大旨也況自己本有根腳生育聖凡含吐十虛

無一法不承他力無一事不從他出豈有外物爲障
爲隔但恐自信不及便把不住去若洞明透脫只一
心不生何處更有如許多所以道靈光獨耀迴脫根
塵要須直下承當從本以來自有底活卓卓妙體然
後於一切時一切處無不逢渠無不融攝喫飯著衣
凡百作爲世出世間皆非外得既達此矣只守平常
不生諸見說什麼一口吸盡西江水設使百千諸佛
無量祖師顯現無邊恠異神變不消一剎但恁麼信
及見徹行腳事豈不辦耶

示達禪人

大道正體不在混沌未分及杳冥恍惚處亦不是故
作深遠隱藏今人不可窮不可測量蓋至明非明至
妙非妙直下簡易若是宿根純靜聊聞舉著便知落
處更不向外馳求向根腳下下了百當全體現成乃
至觸境遇緣悉皆透頂透底坐得斷把得住作得主
終不取他人舌頭路布及古今言教機境公案將爲
樞則是故從上作家唯只提持此段要人自承當擔
荷豈曾更立階梯地位漸次如之若彼來今時兄弟
不道他全不用心要是不得省力具大根大器大機
大用一聞千悟徹骨徹髓痛領將去纔一蹉卻毫髮
便入解會理路言詮意識根塵中去所以脫他藥網
不出未免漠漠懷疑便更下鈍工十年五載終莫能

果決尋常每勸兄弟須奮猛利心棄卻從前學路得失窠臼似向萬仞懸崖撒手拚捨性命從他氣息一點也無如大死底人餉間甦醒起來謾你不得也卻爲已到腳蹋實地處寬若太虛明如果日更不消造化一切自圓成二六時中與千聖交參俱爲殊勝奇特脫灑信口開信腳行更疑箇甚豈不見古宿指人道由悟達法離見聞若也真的悟去更憂甚佛不解語切須向日用中不起異見放教習中灑灑落落打辦精神自覲見久之須有信入處若只守閑閑眉合眼要參露柱燈籠也須知有佛種性底終不向死水里裏折倒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具摩醯正眼靈利衲子聊聞舉著即便覷透終不作限量隨在解脫深坑中有般底容有路布即謂離言說真言說無得人乃實證之人當面蹉卻被葛藤纏倒終不明得從上來事是故此宗雖務冥契密付既作諸佛苗裔應須紹續門風明全提正印深機脫生死塵勞惡作執縛永嘉乃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豈容擬議於其間哉

生死爲大事真透脫去不以爲大何故以無怖畏諦了實證如如不動視萬有起滅中外根株洞然明白始末齊平初無得喪而常執此大明普照若揭日月

而行如師子王游戲自在促百千劫爲一念衍一念
爲百千劫須彌納芥子中大千擲方外皆我心常分
何有淨穢去來爲罣礙生死得喪爲繫累哉古德云
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不以生死爲大變可
知矣

示印禪人

參問之要當人不論曉夕以爲事長令念念在茲自
覷捕驀然絕情識忘思量一旦桶底子脫心上更不
見心佛上豈假作佛得大休歇場虛閑寂靜無相無
爲無執無住祖師言教更不明別事所謂了得身心
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但自體究終有箇入處卻
來證據乃是了事人也于細看之

初機晚學乍爾要參無捫摸處先德垂慈令看古人
公案蓋設法繫住其狂思橫計令沉識慮到專一之
地驀然發明心非外得向來公案乃敲門瓦子矣只
如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馬
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但靜默沉審然
後舉着攸久之間須知落處去若以語言詮注語言
只益多知無緣入得此箇法門解脫境界諦信諦信
以悟爲則勿嫌遲晚

疾苦在身宜善攝心不爲外境所搖中心亦不起念
常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意不可斯須恣縱唯嗔

一法於三業爲大過患。儻有順違。切勿令生常虛已正心觀外來觸如虛舟飄瓦。則物我俱寂。到不動地。爾思之。諦思之。

示妙覺大師

學道先於擇師。既得真正具頂門眼。善知識。依其決擇。死生大事。須猛勇放下。身心忘情。體究當資。悟入發明。從本以來。獨脫無滯礙。本分事。日損。日日損。履踐到無疑至實大休歇之場。此所謂具眼參學。有勝負存。窠臼雖一往超勝。不知有不存。誠不學道。不求出離者。然於此宗。未得深造。猶在半塗。亦爲可憫。大凡出家離俗。要洪聖道度一切人。而無度人得道之

逆方可起。詣向上人行履處。且向上人肯自謂會佛法。能證妙果。越佛超祖。不酌然的。無是理。蓋只覓ヶ毫髮許。能所解悟證人。示了不可得。豈況熾然生見。刺耶。是故古德道。他得在人。只守閑。王老師只要癡鈍去。豈不見渠。每々示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直饒得。渾脫狸奴白牯去也。未合何裏存。坐在要須。落麼々更落麼。撒手向那邊去。始得夾山道。任你碧潭清。似鏡終教明月下。來難將知。總及不盡。並是影響。棒打石人頭。曝々論實。更去究竟。看著衣喫飯。雖不是別人。旦要脫。貼肉汗衫子。不得即留滯也。既脫。貼肉衫子。管束是一負。無爲無事。

出塵得度大道之人耶

示仁書記

雪峰為父如金翅鳥壁海直取龍石豈唯雪海從
上大道士之蘊義利並與老作家手後者莫不首
然蓋不直截不盡力如銀山鍊壁峭拔則鈍置去是
故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下毒手脚心款大心大器大根
者向上承當應不令只認目前光影口頭聲色也
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若是个漢聊聞與著便
透徹去終不守他窠臼取他死語也且行棒行喝落
在什麼處若不明得直取龍石意則又紛紛紅紅紫紫也
大丈夫漢已靈猶不重何況取他人路布一為自也
曾標直須不受人瞞昂藏特立截卻從來依倚擺撥
理性玄妙動用作略體本分事既體得到本分處只
曲肱而枕亦是箇大快活人若不了泯然冥然迢然
恁麼去纔回頭覷捕有纖毫疑問則沒關涉也豈不
見臨濟道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參

荅怡然道人

宿承光賁小參以此道為懷況利根上智廓然自得
以極清淨本源而能玲瓏照了徹透鑒覺不出戶庭
已驗過諸方而老僧淺陋乃沐知照許令擊揚既同
風密契因不自踈外於此事盡底裏羅列一句一言
一機一境皆絕唱之深致也非心性玄妙語默關涉

葛藤路布直是透頂透底蓋色騎聲坐斷報化佛頭不落是非得失唯徹根源清淨正眼雖思念寂滅明惠脫去籠羅超然獨證頂額上一著此時豈有纖毫道理亦不立空劫已前威音已後到箇裏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淨裸裸赤灑灑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直得佛覷不見謂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除非其中人則一舉便知落處矣

荅黃通判

承別紙踐履是誠有意於實諦不徒資談柄之浮根尚口語之淺學矣況此段大緣人人根本洞然融通包括群有不滅不生亘今亘古常在日用之中而以

無如妄習翳障強作知解不能獨脫爾明公今既息心絕力體究離諸妄緣了如如性要見諸相非相若確然專一下些收久工夫定須有所契證如佛所謂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直諸相當體了不可得全是自心及爲非相則於如如而來如如而去無二無別脫體全真契妙明真心本來清淨只自己本來面目是也固非使人撥諸相爲非相向外馳求也然此心本來澄湛物我一如境之與心初無兩種要心冥境寂然後有所證入及至證入之後證亦非證入亦非入脩然通透如桶底子脫始契無生無爲閑閑妙道正體今作息念澄慮工夫乃是入道門徑但辦

此心當有深證爾古德道若不安禪息定到這裏總須茫然去逗至透得到徹頭處玄亦不立佛祖亦不立乃向上大機大用其中人行履處又且更須知有始得

此事不在言句中雲門云若在言句中一大藏教豈是無言何假祖師西來將知祖師之來唯論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語句但忘懷體究今澄湛綿密到一念不生脫卻向來知解作略機境計較道理忘心直證然後於日用之中以此正印印定一切諸相則非異相則築著磕著無非真淨明妙大解脫境界也然既了此卻依尋常諸佛諸祖所垂示正因正果將世間雜染害道諸不善業脫然打拚怙怙地修行念茲在茲三十二十年枯淡此心此身即成就堅固法身也切恐撥無因果作豁達空作無礙見解此毒刺也切望體究圖深證耳

貴妃喬氏求法語

當人根腳下一段事本來圓湛不曾動搖威音佛前直至如今廓徹靈明如如平等只爲起見生心分別執著便有情塵煩惱擾攘若以利根猛勇身心直下頓休到一念不生之處即是本來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多見聰明之人以妄心了了放此妄心不下逗到歇至不動處不肯

自承當本性便喚作空豁豁地卻擬棄有著空是大病若有心棄一邊便是知解不能徹底見性此性非有不須棄此性非空不須著要當離卻棄著有無直下帖帖地圓湛虛凝脩然安穩便自能信此真淨妙心餉間被世緣牽拖便能覺得不隨他去直須長時虛閑自做工夫消遣諸妄使有箇自家省悟之處始得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示禪人

大凡截生死流濟無爲岸無他奇特只貴當人根器猛利揭自曾懌了_了一切有爲有漏如虛空花元無實性以照了之心返自觀省_翻觀捕審諦審父之

當有趣入之證蓋此段並非他物亦非他人能著力令自己省發如人負千斤擔子當由己有如許力量方能堪可若氣小力弱則被他壓倒去也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大丈夫漢打辦精彩豈可向山鬼窟子裏作活計有甚出徹之期應須發不可測不可量荷負大事超情離見卓絕穎邁之志直下透脫擺撥無始以來妄想輪迴彼我得失是非榮辱穢濁之心令淨穢兩邊都不依怙脩然獨脫不依倚一物向千聖未有消息時生佛世間出世間不曾顯露處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蹋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承當得直下牢固無毫髮見刺内外融通蕩蕩然

得大安穩乃轉身吐氣於這邊來自然日用之中凡百施爲之際一一朝宗返本豈是分外事耶雖喫飯著衣修世間法無不如如無不通透無不與所證正體相應更論甚高低向背纔生見刺即刺卻命根爾祖師及古宿德行棒行喝作用百千億種無他志元只令人自透脫自休歇如大死人豈只了自己度世便休勉有餘乃不忘悲願推此以發未悟居人間世汎然若不繫之舟喚作無心道人今既未能頓了頓明且放教若身若心空勞勞地虛寂既久驀地打破漆桶到桶底子脫處也不難況自具猛利根性荷負佛事作爲殊特奇勝之緣此豈借别人力耶是故古者道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拌

示詔副寺

昔雪山童子爲半偈捨全軀可祖斷臂立雪沒膝求一句子老盧八箇月負春象骨飯頭擔桶杓同巖頭事園欽山補紉而九上洞山三到投子只爲究此段其餘効勤勩力卧雪眠霜攻苦食淡蓋不可勝數鞠其趣向初不爲名聞苟利養並以死生大事爲懷紹隆佛祖種草作務是故雖埋光雪林聲迹不到人間往往有終老至死脫然獨得如鳥出籠了然明證萬世不移至如傳記所載太山毫芒十一於百千萬特少分爾其爲高隱深遁流轉溝壑長往不顧豈有涯

量哉是故諸佛垂世祖師西來大意全機超情識越
詮表逾影迹出聖量豈細事耶唯大有志之士宿薰
種勝根力不群然後能堪此任雖頭目髓腦不自愛
惜況小小艱勤哉往時大達之士得旨之後深關牢
藏起順違方便故意作害現怒罵鞭叱百種千端要
試驗學人待其經苦楚不動心乃與一拶一挨垂片
言纖機如大飢困人得食如醍醐甘露灌注珍重忻
快拳拳不失成就大法器踐履向上人道徑猶須爛
骨董地熟始可委付如讓祖之於曹溪八年始道得
箇說似一物即不中稜師至雪嶺十五載坐破十箇
蒲團靈雲三十年涌泉四十祀德山臨濟皆依師門

歲月甚久蓋此道迺千聖不傳之妙豈可以輕心慢
心而趣入哉永嘉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
百億霜華諸道者在太為執務一日庫前自篩米大
圓過拾遺一粒米謂云道者勿輕此粒百千粒從此
粒生諸迺返徵百千粒既從此粒生和尚且道這一
粒從甚處生大圓拂袖而去晚小冬謂衆云大衆米
裏有虫趙州到桐城路逢投子挈一油瓶遂云久嚮
投子只見賣油翁投子云公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
是投子投子提起油瓶云油油米裏虫何似油裏虫
若參得投子即見石霜何故豈不見道衆裏有人衲
僧家第一須得具金剛眼第二須得金剛寶劔第三

須得拄杖子第四須得衲僧巴鼻直饒一一透得更須知有末後句始得

示燈上人

要直截透脫須先深信自己根腳下有此一段輝騰今古迴絕知見淨保保沒依倚常在目前無毫髮相寬同太虛明逾杲日天地萬物有成壞此箇無變無移古人謂之不與萬法爲侶底人亦號如來正徧知覺但諦實承當使一念不生徹透本來元不動搖長時無間若行若住百種作爲初不妨礙歷歷孤明一機一境一句一言皆合法界稱本真如情想計度無起滅處以此正印一印印定自然隨方逐圓悉非二種他自古明見佛性得道之士運用作爲未嘗不在觀塵緣境界無塵緣可得鞫歸一真實際如此退步一日之功便抵一劫是故南泉道王老師十八上便會作活計不是揭擗強爲蓋任連騰騰寬通自在天龍鬼神覓他起心行處不得此無心人行履直下深嚴若能休歇知見解礙將來便有徹證之分亦解作活計去要須揭志勉強然後無行不圓於曹溪路上得無間力用也

示禪人

利根種智聊聞舉著徹底透頂直下承當了無別法撒手便行豈復更有遲疑正如秉利劒當門阿誰敢

近到箇裏凜凜神威佛祖莫能近傍吞燦羣靈豈不
是得大解脫更不立向上向下超然獨證是故從上
人立一機垂一言謂之垂鉤四海只釣得龍到箇裏
不論如之若何要箭鋒相拄一擊便過纔涉擬議則
千里萬里去也只如達磨面壁少林九年唯有可祖
默契如今要立地明得也不難但辦撥卻從前作解
種種機智不立毫末使胷中淨俾俾聖凡不存被我
不拘一念不生單刀直入更覓甚佛高步毗盧頂不
稟釋迦文破的破機超宗出格引頭方外看誰是我
般人始可作種草然後向千人萬人羅籠不住處不
辱一條綠硬糾糾地壁立千仞等閑拈一毫芒便見

畧塞十虛指示同風同德而不期自會身不言而知互作
主賓建宗立旨雖相去遠隔河沙長如目擊可透向
上機了生死事報恩立法俾群靈一一如是方稱箇
大丈夫作奇特緣了殊勝事昔裴相之與黃檗李習
之之與藥山楊大年之與廣慧李都尉之與慈照無
不以此投機既已投機復資此以履踐外空諸見內
絕心智徹底平常騰騰任運爲內外護流通大法所
謂要知怎麼事須是怎麼人若是怎麼人始解怎麼事

示魯叟

佛法如大海萬有包含不可以形器數量所能測度
一一俱無邊際若欲造入須辨箇沒量大智見窮法

界等虛空盡未來不退轉跬步超越合下如鐵石堅固然後廓頂門正眼慎擇真實具本分作家手段大宗師息心依附將死生大事託之無透脫超證不已第一先得不落窠窟而能直截明見本來面目踴著本地風光深根固蒂信得及了得徹虛寂靈明不動不變爲基址情念計較俱不生直得空豁豁地前後際斷與諸聖不移易絲毫許諦了自己其次展轉退步一切不留而能於毛端現刹海納須彌於芥中拈起向上機提持祖佛令到此正好著力及去今時玄妙理性妙句奇言掀天作略擺撥盡方始體得那邊意幾時更肯道我會佛法能活脫逞機用也若履

踐得久久分明無事安樂人矣將知聖賢橫身爲此臨事不爲立功能逞我見意在令人人無疑無爲無事去今雖富春秋居貴富而以夙昔願力高識遠見要學此道潔清身意不捨世緣乃修淨行初段早已真正也要辦長久不退之心縱逢一切違緣處之如食錫蜜養得純熟便是大解脫人佛法與世諦豈有二種耶推此直前何往不利古人道千里同風蓋不言而照不面而知豈假繁詞哉是故毗耶大士一默文殊贊善癡病不假驢馳藥意在鉤頭應須領取向獨行獨步處靠實考究看從何而起自何而來去縛解黏不真何待無業只說箇莫妄想俱胝只豎一指

天皇胡餅趙州喫茶雪峰輓毬禾山打鼓渾無別事參

示禪者

達磨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由是自天竺西來傳教外旨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語句蓋文字語句乃末事恐執泥之即不能超證所以破執著去玄妙離聞見出意表如擊石火閃電光一念不生直下透卻根塵向各各根腳下承當領覽此一段大因緣脩然獨脫不依倚一物含吐十虛湛然澄寂契悟本來妙心此心能生一切世間及出世法唯宿薰種性略聞提起即知落處更不從別處流出全心即佛全佛即人

來有爲爲滿如幻如夢了無一塵長久是故蘊才智有力量底即能發一念真正菩提心不爲諸緣所牽貴富所拘動是歷歲月不退不轉埋頭向前念茲在茲回光返照諦了從上來威音那邊萬緣根本纔觀得透即身心泰然二六時中更不放舍直候徹證乃能事畢矣況當人合下性靜純一慈善無如許惡覺惡知而復相續綿綿體究豈不善哉古人道百草頭邊薦取只如從朝至暮是箇什麼但念念觀捕心心無住攸久純熟只見光輝觀一切法空不曾有實唯此一心亘今亘古可以透脫死生學此道者不得其門只爲情在解上觸途成滯若一切盡情打疊習中

四十二
不存纖微自然七通八達也但長時無間消遣將去
淨念聖解尚令不生何況觸情而動作衆不善耶親
近善知識只貴提誘與已作增上緣世尊記當來一
牛吼地有善知識遞相擊勸相與行持體此妙道矣
鏡清云汝等十二時中須管帶始得趙州云我使得
十二時佛言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既已久存誠唯務
向前得不退轉等閑要當心中不留一物直下似箇
無心底人如癡兀不生勝解養來養去觀生死甚譬
如閑便與趙州南泉德山臨濟同一見也切自保任
端居此無生無爲大安樂之地乃甚善耶

示禪人

西方大聖人出迦維羅作無邊重妙用顯發剎塵莫
數難思議殊特正因以啓迪群靈其方便順逆開遮
餘言遺典盈沙寶藏及至下梢始露一消息謂之教
外別行單傳心印金色老子已來的的綿綿只論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階梯不生知見利根上智向
無明窻子裏瞥破煩惱根株中活脫應時超證得大
解脫是故竺乾四七東土二三皆龍象蹴蹋師勝資
強機境言句動用語默有上上乘根器格外領略當
下業障冰消直截承荷於餘時自能管帶打作一片
度世絕流頓契佛地尚不肯向死水裏浸卻唱出透
玄妙越佛祖削去機緣刻斷路布如按太阿凜凜神

威阿誰敢近作家漢確實論量纔有向上向下勝妙
理性作用纖毫即叱之不是從來種草直下十成煨
煉得孰踐履得實始與略放過猶恐異時落草負累
人瞎卻正法眼嗟見一流拍盲野狐種族自不曾夢
見祖師卻妄傳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
以至引從上最年高宗師如安國師趙州之類皆行
此氣及誇初祖隻履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遂至
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而人間厚愛此者怕臘月
三十日惺惶競傳歸真之法除夜望影喚主人并以
卜日月聽樓鼓驗玉池覘眼光以爲脫生死法真誑
說閻閻捏偽造窠貽高人嗤鄙後有一種假託初祖

胎息說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遞互指
授密傳行持以圖長年及全身脫去或希三五百壽
殊不知此真妄想愛見本是善因不覺墮在荒草而
豪傑俊穎之士高談大辯下視祖師者往往信之豈
知失故步畫虎成狸遭有識大達明眼覷破居常衆
中惟默觀憫憐豈釋迦文與列祖體裁止如是耶曾
不自回照始末則居然可知矣海內學此者如稻麻
竹葦其高識遠見自不因循恐乍發意未入閻奧揭
志雖專跂步雖遠遇增上慢導入此邪見林末上一
錯永沒回轉其流浸廣莫之能遏因出此顯言庶有
志願於大解脫大揔持可以辨之而同入無生大薩

婆若海汎舟濟接群品俾正直妙道流於無窮豈不快哉

示遠猷奉議

從上徑截一路直拔超昇無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但此心淵奧脫去聖凡階級只貴利根上智於無明具縛窠窟中不動纖毫直下頓契廓徹靈明與有情無情有性無性同體與大法相應發起作用透古超今騎聲蓋色虛而靈寂而照無量無礙不思議大解脫一一七穿八穴了無回互便識落著所以乃佛乃祖謂之單傳密付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萬德昭然十方坐斷獨證獨超初無依倚起見作相

則沒交涉也今時大有具種性之士計如末觀破幻緣幻境猛勇奮志向箇邊來亦有久存誠探蹟者然患缺方便力止以知見解會爲明了殊不知全坐子但是識心縱解到佛邊窮到修證盡頭處不出指蹤在是故古來作家宗師不貴人作解會唯許人舍知見習中不留毫髮許蕩然同太虛空攸久養得成熟此即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也到此亘古亘今之地脫離生死有甚難耶如裴相國龐居士揀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塵緣夢境豈從別處生若腳下諦實二六時中更轉一切物而無能相等閑空勞勞地不生心動念隨自天真平懷常實便是從宦游幹

幹悉皆照透承阿誰恩力既識得渠則如下水船相似略左右照顧扶持將去自然速疾於般若相應此禪流所謂自做工夫觸處無有虛棄底時節綿綿長久辦不退轉心不必盡棄世間有漏有爲然後入無爲無事當知元非兩種若懷去取則打作兩橛也一切時一切處唯以此爲實在力行之當截斷衆流得大安樂矣

示嚴殊二道人

參須實參見須實見用須實用證須實證若纖毫不實即落虛也此實地乃三世諸佛所證歷代祖師所傳惟此一實謂之腳踏實地初則須下苦若只認門

頭戶底作窠窟說路布立機境照用取捨解會則不徹也此透生死要徑到臘月三十日一千二百斤擔子須是自有力量荷負得行方可脩然獨脫是故無業國師垂示臨終之際若一毫凡聖情量未盡纖毫思慮未忘便乃輕重五陰去也古人以生死事大是以訪道尋師決擇豈可只學語言理會古人公案下得三五百轉好語便當得也將知聰明點惠皆爲障道之本要須冥然扣寂不怕放教身心如土木瓦礫驀然翻卻業根種子便乃知非見學佛學法如中毒藥相似然後透出佛法乃體得本分事也此非小緣就分是久參之士尤宜放下不擔著禪道不輕毀上

流愈透徹愈低細愈高明愈韜晦作箇百不知百不
會無用處底人行不動塵言不驚衆澹然安閑常行
恭敬始堪保任於一切違順境界心不動搖志無改
易達磨謂之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切宜履踐純熟以
至古今作用機緣便七達八通亦不留在曾次等閑
蕩蕩地觸著便轉捺著便動拘牽惹絆不得居千人
萬人之中如無一人相似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更須
知末後一語始得參

示道明

此道至玄妙深邃是以佛祖不容擬議要直截承當
超出見聞色聲之表單契密領謂之教外別行然得
之奧用之徹脫去理障一熾淨盡到極處之地須遇
大達善決擇之士剔撥猛咬斷綫索始能無佛無祖
窠窟只平白汎汎地於日用之間透頂透底擔荷無
一法當情無一念可得等閑作爲向一切境界之中
圓融無際亦無圓可融亦無融可圓始行無間道中
游歷絕功勛處喚作平常心不可得似此腳蹋實地
無落虛底工夫綿綿密密便掃田掠地拈筋把匙種
種作爲皆入場屋是故地藏呵僧云南方說禪浩浩
地便道爭如我箇裏種田博飯喫准此而推忍苦捍
勞繁興太用雖麓淺中皆爲至實惟貴心不易移一
往直前履踐將去生死亦不柰我何何況餘事永嘉

道上士一決一切了信矣

示侍者法榮

學道之人能矻矻孜孜以生死之事居懷晝三夜三不憚勞苦事善知識求一言半語發藥雖遭呵斥種種惡境而力向前非自宿昔薰成自然種智必且猶豫或則退悔能於此恬然初無動搖其志願亦頗難得然此本有之性現定見聞知覺父母緣不可生境界緣不可奪若隨向來知解即墮業識若猛擺撥棄著一邊只守虛靜到一念不生之地掀翻解路不落機緣直下了了無毫髮疑間便截徑承當無第二頭別玄妙理性尚自脫去隨世間事物所轉耶是故古人即心即佛得大力量向上上立佛祖如紅鑪猛焰處透徹但把得住作得主便住山去此須十年工夫一色專注便可趣向入也趙州云你向衣單下坐十年若不會禪截取老僧頭去斷定不在言句機境上只要心休意歇便徹底安樂耶

示道人

當人腳跟下一段事本來圓湛不曾動搖威音王佛前直至如今廓徹靈明如如平等只爲起見生心分別執著便有情塵煩惱擾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頓休到一念不生之處即是本來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體現此體乃金剛不壞正體也六根

纔動被雲遮此動乃妄想知見也多見聰明之人以妄心了了放此妄心不下逗到歇至不動處不肯自承當本性便喚作空豁豁地卻疑棄有著空是大病若有心棄一邊著一邊便是知解不能徹底見性此性非有不須棄此性非空不須著要當離卻棄著有無直下帖帖地圓湛虛凝脩然安穩便能自信此真淨妙心餉間被世緣牽拖便能覺得不隨他去覺即把得住不覺即隨他去直須長時虛閑自做工夫消遣諸妄使有箇自家省悟之處始得昔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耶

示仲宣維那

嶺外祖師曹溪乃佛種也發迹新城開法普同如日照世如麟鳳呈祥海內莫不宗仰厥後揭揚太巔三平龍象間出拔昌黎見刺爲世明炬是知彼有人焉蓋絕俗離倫真克家種草也其跣步志業如天之高那肯碌碌循行逐隊耶昔興化謂克賓你不爲唱導之師云我不入者保社化徵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沒交涉乃行令罰錢出院多少人墮在常情不然作奇特機關豈知他家通霄正路只管望風搏摸要須是箇中人方可與曹溪太巔三平興化克賓羽毛相似也且作麼生是箇中人鳳凰直入烟霄外誰怕林間野雀兒

示中疎知藏

巖頭道大凡扶宗唱教意在未荷時一覷便透縱然
理論亦沒痕迹良哉真作家手段也明眼漢纔入門
來已辨深淺更待鼓兩片皮弄泥團豈有了期雪峰
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云不是性燥漢不假一槌
時如何云不快漆桶他古人自有如是風範要離泥
水截葛藤嚙鐵破的電卷風旋乘機當陽劈面快與
乃稱臨濟宗風亦不幸方來依扣以言破言以迹刻
迹不墮死水連得便行驅耕牛奪飢食意在出生死
越聖凡平人我融染淨承當輝天照地大解脫自利
利他紹聖種族不見道二祖不往西天達磨不來東
土祖父去縛解黏拔屑抽釘正在密室中不守實法
繫人從頭與伊槌將去又半少眼目空動堪作
種中若求義路立解會活擇語句商較古今寧可無
人掃地此乃據曲秉原本職也時中勤勤垂手繼
之不勸若只管推懶則失却本宗辜負先聖白雲師
翁云未透時一似鐵壁及至透得元來鐵壁便是自
己也須作得鐵壁這始得然後著著有出身之機副岩始
頭點破綱宗跡段也九尾野狐多惡魔金毛師子
解翻身

示錢次道學士

个脚跟具有此段大是佛與衆生無異無別但

佛覺證圓融群靈漆或遂相懸遠是故諸聖出興獨
唱此大法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特接上機要利
根種性覲面相呈更不擬議遠得便行所以靈山立
卻榜樣才拈起花迦葉便笑若更論他如之若何則
蹉過也器量既等無虛授者自爾源源到今得證契
悟如恒河沙只如俱胝見天龍得一指鳥窠吹布毛
侍者大悟豈有許多路布言詮返惑亂其真性舉要
而指唯是靈利上智以透脫根塵截斷生死爲意向
日用中高著眼覷破萬緣一切勝劣境界了無一實
惟有本來靈明大解脫亘古洞今長時活鱗鱗地一
念契合得無罣礙便放我知見世智 喜愜

得失種種執著坦然一切慳初不 作用築
著磕著俱爲本地風光應物現形不將不迎湛然真
寂逗到臘月三十日便了當得所謂把得住作得主
豈不見老龐長養臨行謂于頔相公但願空諸所有
慎勿實諸所無枕公膝乃行楊侍郎透徹圓融立節
立朝下梢啓手足乃云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要
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不是向結交頭得力也大凡
存誠向慕本不希聞見談柄正欲確然清身潔意內
守虛閑外廓聞見密運慧刃剗割情慾返照回光如
靈雲見桃花香巖聞擊竹以至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仁者心動非風鈴鳴我馬耳

示處讓首座

先德垂統立教初不著閑心使爲世仰法爲標準是
故摩竭掩室少林冷坐毗耶杜詞善現宴臥蓋有爲
而爲如北辰據位百川朝宗虎視龍驤風回雲合知有
者默識其趣尚不做道理便可直領深入其間與
即躡裁步驟自然派合當其初立似若通會及已成
形嚴則不可掩鼻驚世漸漸日新至於德嶠繼白阜
木棒濟北振奮雷喝俱眠只立一指頭秘魔擎箇鉢
叔子象骨輓三球木山打鼓國師水虎瀉草牧牛
俱這這群絕類作略而西園燒浴金牛召飲天皇餅
猶及茶極於細微洞徹洞然不覺時起超然出格真
麒麟頭角師子爪牙異世仰之不可踐及遠發一句
施一機尤不可意象名模也有志之士未發足已蘊
此作驀地超方遇緣豈局促籠檻爲循循頻頻之黨
哉所以於不已中聊發所蘊追配古人高風自不凡
爾然遇賞音即不徒然當使垂之竹帛亦無忝也故
予心腹而爲表出之

示悟侍者

雲門示衆云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
俗是俗時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
雲門以手面前劃一劃云佛殿爲什麼從箇裏去舊
時在衆參見說無事禪底相傳云山是山水是水平

實更無如許事撥去玄妙理性免得鑿空聒撓心腸
所以雲門慈悲開一線路指示者僧便領覽得出來
問雲門使用後面高禪茶糊鶻突伊遂以手劃云佛
殿爲什麼從者裏去此廼移換它也所以大凡只說
實話是正禪纔指東劃西是換你眼睛但莫信它但
向道我識得你苦哉苦哉頓卻山僧在無事界裏得
二年餘然曾中終不分曉後來驀地在白雲桶底子
脫方猛覷見這情解死殺一切人生縛人家男女向
無事界裏曾中一似黑漆只管長無明業識貪名取
利作地獄業自謂我已無事了也細原雲門意豈只
如此哉將知醍醐上味遇此翻成毒藥若是真實到
雲門田地安肯如此死殺則其提振處併將佛祖大
用大機顯示則以手劃云佛殿爲甚從者裏去千聖
應須倒退便是具大解脫知見底也須飲氣吞聲山
僧抑不得已聊且露些只知音知耳大凡參學須實
究到絕是非離得失去情塵脫知見然後可以入此
流矣參

示馮希蒙

厭三界火宅蘊爽邁風度潔清緣業從方外游乃給
孤淨名裴公老龐趣向豈非英傑偉特驚群敵聖者
哉然此段由威音七佛已前下及窮未來際萬有十
虛把斷包攝悉無透漏要一舉便明拈著便了早是

鈍置也。所以丹霞生於龐老通方目機鉢兩勘辨諸
禪高步叢林平沈數萬珠金脫卻幞頭一味向無間
道中行寧可鬻策籬赤日裏卧街曾無歉怍及至逢
人逆拈倒用莫非蹋上頭關捩作略如今既操此志
根性氣度幸自不凡唯務退損精修長久不變不轉
乃克全體受用只如剡佛殿前草騎聖僧項燒木佛
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昧本來人皆圓機活脫出沒隱
顯唯上流作家識其起倒自餘立亡坐往俱為餘韻
真所謂三界外人豈火宅所能羅籠也但使銀山長
立不須入草更求人

示華嚴居士

平常心是道。統趣向即乖。到箇裏。正要跼蹐。地坦
蕩。滿圓陀陀。孤迥危峭。不立毫髮。知見倒置。放下澄
澄。絕照壁立。萬仞巉巖。甚作心作佛。作玄作妙。一徑直
前。不起見不生心。如猛火聚。不可近傍。似倚天長劍
孰敢撓鋒。養得純和冲淡。透徹無心境界。便可截生
死流。居無為舍。端如癡尤拍盲罔了。卓白猶然。此子
所謂絕字。閉口真道人也。了了。田光深深契。時廼絕
涉漏自然。子何上人。不謀而同。不言而喻。若作聰明
立知見。懷彼我。勝負則將沒交涉。此唯尚猛利快
割斷懸崖。撒手棄捨。得性命便當下。休歇。只欠休處
是究竟合殺處。爾

示無住道人

維摩經依無住本立而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古德云一切無心無住著世出世法莫不皆爾使有住則膠固豈復能變通耶日月住則無晝夜四時住則失歲功唯其無住乃所以流於衆窮是故住於無所住所以將凡成聖即無作無為無住妙用於萬有中得大解脫既達此理見此道唯力行不倦乃真道人也

示元長禪人

佛語心為宗達磨傳此者矣而馬師為蛇畫足慈悲落草乃云諸人欲識佛語心麼已是偏道了也更言

只如今語便是佛語此語出於自心便是佛心若舉揚正宗旨如是話會如何出得你家十四人邪是故從上來行正令在現之如將惡水澆潑人成甚模樣應知這老子太煞屈曲竟不獲已然今學者尚看他者不被只管落語言執解會認光影做窠窟好不恁懍也可中有許多錯錯就手裏握得頑石粉碎眼目定動擬議不來一綫便透更說甚佛語心如之若彼直饒千佛萬祖躬親動地放光如雲如雨行捧行喝雷奔電激不消今契不來等閑凡不改聖不能更頃其作甚先善提提解不煩惱不如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此乃稍稍類他家種中也所以地藏道你南方佛

法浩浩地爭如我種田博餘粟十成是以此為度微
到無量如斬新絲絲斬而斬把斬世象不涌絲毫
諸見不生了無滲漏以長歲月不動不退靠自然
成辦香林四十年方打成直瀉山三十歲牧頭水
指既有此志深且長久乃能堪報不報是是是
真出家大解脫衲子也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祖師宗風步驟闊遠迥出教乘丹提印靈山拓瞬
而飲光笑領龍猛示因相而提婆中的少林覓心而
二祖超證盧老說偈而大滿付衣鉢人皆以為密傳
難其端倪乃是納敗豈造妙深極音止如是而之

要須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深虛空之廣尚未覺
信過量之解脫人因天特地吸海枯竭喝散虛空奮
大机顯大用於無色香水浮幢刹外斬魔外見網
摧佛祖化權揭示不可未拈提不可提與尚未為的
則雪海蠶山得道雲巖始終不知有乃戰論不應須
生鍊鑄就心肝殺又不敢眼手既乃可曉露風規責
慧余流於無窮竟可人意耳

遠炎三年閏月十一日前雲居圓悟禪師

克勤書與耿龍學書批

妙善示來教見屹屹於此意況其甚濃真不忘悲願也
而以宗子眼照彼義路情解透見肝膽何明眼如此

心宗久弊，後昆習，稟曰：守其素時，相鉅致舉。世莫
覺其非，大家隨語生解，祖道或幾乎息矣。不有超卓
穎悟之士，何以規之哉？此皆一念之真，外護也。時節
擾攘，山居鎮衆，亦未可保全。尚未有可乘之便，為時
身之計。尔果佛日，百夏遣衆徒，紹述山後古學，以高
頂款誅邪，隱遁其志，甚可尚。今今議去山，叟為書數
語及疏頭，亦與較長財，咸可取一觀也。渠款奉銀
心在高義也。克勤 啓上

示楊無咎居士

佛祖出興于世，以大悲願力起，無絲毫唯務引接利
智上根具大器量堪委任大解脫上上勝妙玄心作

人所不能為，超群絕衆，可以彈指證無生，可以平地越
果海。眼觀東西，意在南北，如快鷹為後，鵲鳥自騰，雲
迷風曜，日捎玉兔，拂金鷄，英靈掀豁，乃拓當頭，未上
一著子，似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待伊全躰脫去，龍羅
直下不費一毫指點，遂乃披襟透頂，透底領脫，即兩
手分付，是故體教步驟如獐龍，得水似猛虎，一靠
山雲突突，風颭颭，傾人肝膽，耀人心目，方可謂之本
家種子。所以維摩大士大集會，魔王現首，楞嚴定魔
界行，不污菩薩之傳，与夫文殊普賢金色頭陀之類
皆難倫拔萃，而一旦舉花密傳，豈常哉？以至清素
西來神光，瞥地自承，多及量人，特達精通，只向動

月聯揚諸默舒卷維撝子集顯教底裏長時已思
不露等閑无无地若百不知百不會底人及手揆抄著
便見驚群動衆雖然鞠其至趣初無如許甚多唯直
下明妙一切無心而已苟能棄去學解執著放教閑
閑地聖諦亦不為自然契合從上求洞宗便可下入此
選擇場中特度未度時化未化得不是再來人同世
不依倚一物無為絕學真出格大道人耶

詔使觀察楊公無咎高識遠見博學多能
而於祖道尤深造詣智堅枕誓未與中先知
未言先透在
都下日獲參悟茲

帝命使宣撫司再會錦官持辱道照臨還索尊
藤曰出此納敗云

示成都雷公悅居士

如今照了本心圓融無際色聲諸塵那可作對向過
独脫塵靜明妙要須徹底提持勿令浮淺直下高而
無上廣不可極淨裸一系塚無漏無為千聖依
作根本萬有由之建立應須斗頓回光自照令絕形
段分明念訖萬事千化無改無移謂之金剛王謂之
透法身餉間行住坐臥無不透徹物之頭一靡有間
隔喚作乾白露淨單明自心不可只麼守之守住便
落窠窟却須猛割猛斷十分棄捨拈拈明明時遠時

近抵死打疊，今新却命法，始是絕氣息人方解何上。
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唯已自知，知亦不立。釋迦彌勒
又殊，普賢德山臨濟不敢以眼觀者，豈不奇特。在
裏一棒上喝下，可一言着，細着，兼着色，着香，下
時，穿過透方，稱無心境界，着得如嬰兒相似，純和沖淡。
雖在塵勞中，塵勞不染，雖在淨妙處，淨妙不住。
隨性任緣，飢食渴飲，善尚不起，念要豈可復為所以。
道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

又示

道貴無心，禪絕名理，唯忘懷泯絕，乃可趣向。田芝內
燭脫，解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在子脫，此大處。

刺

寐照勝妙，解脫門了，了只守閑，地初不
依我勝負，方才有毫芒見，剎即痛剎之放教，達七
通自由自在，長養綿密，千聖亦覩不見，已尚似冤家。
只求得遠，離不假傍，偷然澄靜，虛而靈，寂而照，猛勇
斷割，微名無纖毫，掬胸次，王老師謂之作活計，趙
以陳那師二時是難，難用心修，又發復使純熟，乃
合從上來無心體道，密密作用，自見工夫，到下梢結角
頭，自然如懸崖撒手，豈不快哉。

寶德二松庚午猛冬中浣重修



